

中國的改革進程和「第一階段」貿易協議談判為重建中美關係帶來希望。華美銀行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(Dominic Ng) 呼籲，商業領袖必須挺身而出，協助中美關係持續良性發展。

經過近兩年針鋒相對的關稅戰和持續升級的緊張局勢之後，我們有望看到中美貿易摩擦漸趨緩和。目前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仍在討論中，中國也正在進行一系列有利於商界的改革。在這種形勢下，商界領袖必須未雨綢繆，把握機遇，並鼓勵政界人士為了兩國的經濟福祉，使雙邊關係重回正軌。

日益增加的代價

中美兩國均遭受了貿易戰帶來的損失。在關稅的壓力下，2019年上半年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較去年同期下降12%，這使得中國企業和美國消費者的利益紛紛受損。此前，得益於中美間的貿易往來，美國消費者能夠購買到更價廉物美的商品，從而節省了開銷。近期的一項研究指出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簡稱WTO) 後，美國的製造價格下降了7.6%。但隨著關稅的回升，美國人的錢包也變輕了。

與此同時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19%，使美國企業蒙受損失。除了直接的衝擊之外，出口量下降還可能對美國的出口商造成長期的影響。這些企業在農業、能源甚至木材等產業的市場份額正在下滑。2019年6月，美國對華的硬木出口額僅為去年同期的一半。而另一方面，俄羅斯的木材供應商已在中國市場佔據一席之地，長遠來看，他們可能會取代美國出口商。

投資者也比以往更保守。自2016年以來，雙邊投資量下降了近90%——這也不足為奇，因為美國開始對早已完成的跨境交易展開調查，例如字節跳動 (Bytedance) 收購視頻應用程式 Musical.ly (現為 TikTok) 的交易。新的法規正收緊在所謂的「新興技術」領域的外商投資。當中國正在加快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步伐時，美國部分人士卻在呼籲限制股票和債券的跨境流動。

貿易戰的全面展開和中美關係的分立已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(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, 簡稱IMF) 對2019年全球增長的預測下調至3%，是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。全球經濟已然堪憂，一旦所有關稅生效，全球GDP將再銳減7千億美元，這一數字相當於越南、紐西蘭，烏克蘭和摩洛哥的年生產總值之和。

那些呼籲美國企業離開中國的人士並未察覺，遷離工廠和供應商所伴隨的高昂代價和艱難險阻。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是越南的百倍之多。雖然越南是一個充滿經濟活力的國家，但依然無法替代中國市場。中國擁有13個全球最大港口，是無法被輕易取代的。

中國政府持續推進改革

以上所述都是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的有力依據，而中國持續堅定的改革勢頭，再一次強調了兩國重建合作關係的必要性。

2011年，中國將117個行業列為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；2019年，中國已將負面清單範圍縮小至40個行業；2020年，全新的《外國投資法》（Foreign Investment Law）將開始生效，為外國投資者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，同時進一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。

顯然，中國已開始兌現其改革的承諾，而這些努力也表現在許多方面。例如，中國在簡化手續上所做的努力，使世界銀行（World Bank）將中國「經商便利度」（Ease of Doing Business）的排名從第130位提升至第40位，名次甚至高於法國。

中國政府努力進行改革的最重要證據是，許多外國企業的對華投資額加倍。由於中國取消了電動汽車製造方面的外商投資要求，Tesla得以在上海建立嶄新的工廠，而無需與當地的企業合作或放棄任何技術。同時，中國政府也放鬆了對金融機構的管控，首次允許摩根大通（JPMorgan）收購一家中國證券公司的控股權。隨著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不斷規範，以及對合資企業要求的降低，德國巴斯夫集團（BASF）近期在中國投資了1百億美元，用於打造一間全資石化工廠。

商業領袖必需行動起來

數十年來，商業領袖在促進具有建設性和互惠互利的中美關係方面，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。而如今，商業領袖對近期經貿關係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已不再抱幻想，導致其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。但隨著改革的推進，商界是時候發揮中美關係調解人的關鍵角色了，否則，我們將面臨局勢進一步升級的風險，最終給兩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損失。

商界領袖應幫助決策者更好地瞭解與中國持續敵對的高昂代價。例如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將如何損害雙方的市場競爭力；限制成效卓越的研究合作將如何影響從氣候變化到醫學領域的突破。商界有能力且必須透過這些真相，促使兩國關係重回正軌。

其次，商界領袖也是督促雙方保持誠信的最佳人選。我們將親眼目睹中國的《外國投資法》是否履行了其防止強制技術轉讓的承諾，或者中國企業在美國是否受到公平對待。當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時，我們應確保這些成就得到認可，並鼓勵更進一步的發展。反之，我們則必須挺身而出，採取行動。

對於商業領袖而言，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機會。我們必須倡導中美兩國緩和緊張局勢，重新合作，不要讓分裂與不和的聲音繼續瓦解雙方關係。唯有如此，美國、中國乃至全世界才能因此受益。